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五

十三嘯

廟

歷代原廟 寢廟 親廟

原廟

西漢會要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頗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

月出游高廟子孫宗何乘宗廟道上行執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蓋廣宗

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臣天麟按舊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間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餽食之日元帝罷原廟年月未詳建昭

五年秋復太上皇原廟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漢雋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

廟更重立也余鼎孫儒學警悟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如原蠶之原既

有太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為義也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于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馬端臨通攷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攷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反其成也不為木主而為

之象。不為禘祫登嘗之禮。而行一酌一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事。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宋未晦庵。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覆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古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柳宗元文集沛國漢原廟銘并序。昔在帝堯。光

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授高佐命。岳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表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送有中邦。五神環運。災德履起。周道稍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富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得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網。推虜暴氣。扶桑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鄴侯保紘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禹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渠揚靈威。履趙夷魏。吞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災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旻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桑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真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萬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璽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
蓋以道脩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脩其道而
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其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
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遠茲闢
宮惠王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成始也且夫以
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
神賡相萬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
祐于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焉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蕩蕩
明德時惟敦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
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踊躍中野天復克緒鍾祐于劉赫矣
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豪傑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
良疇勒珍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荼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
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崇裡克承崇崇沛宮清廟
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嚴鼓遂據天位蒐遊
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宋史紹興五年
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紹興十二年駐驂臨安始備

大廟原廟之制。合璧事類禮經考索。胡致堂嘗辨原廟之失。以爲記禮所載。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其禮不過如斯而已。至漢叔孫通援吳以爲高帝月出遊之地。而作原廟焉。原廟之作。其殆昉於此乎。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桃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襲禮。非古人之正禮也。明矣。自是而後。第第相承。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爲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愈遠矣。是以唐有上牙盤之儀。本朝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做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之東西爲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以奉宣祖。已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徽宗崇寧初。以景靈之際地。乃以馳道之西立兩宮。以神宗爲館御首。哲宗次之。號萬宮。爲景靈東宮。東西宮做於此矣。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已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無知州。若官使相。則無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忠簡爲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爲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據今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本劉光世賜第也。初營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與祖宗諸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

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喉羅。簾幙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二十一年。韓世忠卒。又以其賜第增築之。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四時朝享。莫此為重。踰進置盞皆命侍從贊其禮。記曰。禮時為大。又曰。禮從宜。於是乎見之。金史禮志。太宗天會二年。立大聖皇帝廟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慶元宮為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暉。殿曰晨居。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於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於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於燕京所建原廟行事。於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遷衍慶宮。五年。會寧府太祖廟成。有司言以御容安置。先是衍慶宮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中服。一舊在會寧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中而衣紅者。二舊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詔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擇

日啓行。前一日夙興告廟。用酒饌。差奏告官一員。以所差使。免進詣御署視板。其日質明。有司設龍車於衍慶宮門外。少西東向。宰執率百官公服詣本宮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階復位。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執以下分左右前導。出行慶宮門外。俟御容匣升車。百官上馬。後從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左右導。香輿扇等前行。至都門郊外。俟御容車少駐。導從官下馬。車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側侍不拜。班首詣香輿跪上香。俛伏。興還。班再拜解訖。退。使副遂行。每程到館或廨舍內安駐。其道路儀衛紅羅傘一。龍車一。其制以青布爲序。子仗安車上。駕以牛。又用腕五。旗鼓共五十。拊香輿一十人。導從六十人。執扇八人。兵士百人。護衛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謀克子孫充。所過州縣官屬。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至會寧府。官屬備香輿奉迎。如上儀。乘馬。便至廟門外下馬。分左右導引。使副率太祝四員捧御容入廟。於中門外東壁幄次內奉宣定。再拜訖。退。擇日奉安。至日質明。差去官與本府官及建廟官等並公服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樂作。奠酒訖。又再拜。太祝捧御容衆官前導引坐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訖。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讀祝。

奠酒樂作。少退。再拜訖。班首降階。復位。同執事官再拜訖。退。十五年二月。有司言。東京闕覺寺藏。睿宗皇帝皂衣展最真容。勅遷本京祖廟奉祀。仍易袍色。明年四月。詔依奉安睿宗禮奉安世祖。御容於衍慶宮。前期有司備香案酒果。教方樂。至日。質明。親王宰執率百官公服迎引。至衍慶宮。凡用甲騎百人。傘二人。扇十二人。香輿八人。綠輿十六人。從者二十四人。執事官二人。弩手控鶴各五十人。贊者二人。禮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人。負公服乘馬前導。奉安訖。百官再拜禮畢。退立宮門之外。迎駕朝謁。十六年正月。有司奏奉勅議。世祖皇帝御容當於何處安置。臣等參詳衍慶宮即漢之原廟。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擇地修建殿位。庶可副嚴奉之意。從之。乃勅於聖武殿東西興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既而復欲擇地建太宗殿于歸仁館。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太廟世祖太宗睿宗亦同堂異室。今於歸仁館興建太宗殿位。似與山陵太廟之制不同。詔從前議。止於衍慶宮各建殿七間。闕五間。三門五間。乃定世祖殿曰廣德。闕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闕曰光昭。睿宗殿曰天興。闕曰景福。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七日奉安。執事禮官二人。每位有案一。祭器席一。拜褥二。盥洗一。太勺篚巾全。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掃除宮。

內外。又各設神座於殿上。又設親王宰執以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盥洗位於東階下。執靈蔭者位於其後。又於神位前各設北向拜褥位。并各設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依前來例。又於聖武殿上設香案爐匙合香等。又於殿下各設腰輿一。昇士一十六人。傘子各二人。執扇各十二人。導從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齋。親王於本府。百官於其第。行禮官執事人等習儀。就祠所清齋。其一日贊明。禮官率太廟署官等詣崇聖閣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內侍二人。太祝一員。禮官署官前導。置於聖武殿神座。禮直官引親王宰執百官公服於殿庭班立。七品以下班于殿門之外。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靈洗盥手訖。升殿詣神座前跪上香訖。少退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導世祖御容升腰輿。儀衛依次序導。從至廣德殿。百官後從至庭下班位立。禮官率太廟署官就腰輿內捧御容於殿上正面奉安訖。百官於階下。六品已下官於殿門外立班。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執事官等從升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率太廟署官詣崇聖閣太祝內侍捧太宗御容。禮官導太宗

御容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於丕承殿行禮並如上儀。次睿宗御容奉安於天慶殿。禮亦如之。俟奉安禮畢。百官退。二十一年閏三月。奉旨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下。每位設黃羅幕一。黃羅明金柱衣二。紫羅地褥一。龍林一。踏床二。衣衾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親祀。是年五月。遷聖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慶宮。皇太子親王宰執奉迎安置。元祈津志原廟行香。完者萬皇帝中心閣。正官。正月初八日。曲律皇帝南寺。同前。普顏萬皇帝白塔寺。正官。二十一日。世祖皇帝白塔寺。大小官負。二十二日。英宗皇帝青塔寺。正官。二月初六日。察必皇后慈恩南梁河寺。正官。初十日。老太后週年白塔寺。正官。二十九日。普顏篤皇帝慈恩普慶寺。正官。三月初三日。亦憐真班皇帝慈恩中心閣。二十九日。阿咱失里皇后慈恩普慶寺。正官。四月初九日。貞裕徽聖皇后週年黑塔寺。大小官。二十六日。順宗皇后慈恩普慶寺。正官。五月初八日。那木罕主人慈恩高梁河寺。正官。六月初二日。順宗皇帝慈恩普慶寺。正官。初四日。裕宗皇帝慈恩白塔寺。大小官。二十日。速哥八剌皇后慈恩青塔寺。二十一。御容三朝。翰林門。翰林國史院。七月上

後半頁缺

欲議興修。須當徧叩。幸允千金之諾。同施一貫之功。復舊規模。鼎新輪奐。

寢廟

園廟陵廟附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注。奕奕。大也。前曰廟。後曰寢。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

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周禮夏官。祭祀修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謂。凡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

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

始祖曰大寢。禮記聘義。疏。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

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數類周禮。肆僕掌五寢之掃除糞

洒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子七廟。唯桃

無寢。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大寢。始祖廟寢也。孔穎達

曰。案爾雅云。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廟寢是同。有廂無廂為異耳。

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也。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

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也。春秋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

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遺象也。

陳祥道禮書主及諸侯寢廟制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如今宮殿端門下矣。匠人營國。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外。路寢之表也。內。路寢之裏也。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榮。翼室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正義曰。兩下屋為夏。榮。即今之搏風。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致命。阿。棟也。入堂深。亦親親燕禮。設洗當東甍。人君為殿居之。

正義曰。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少牢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
狹也。正義曰。大。大廟室皆而下五架。棟北一架。後乃為室。必知者。舍禮
賓當阿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鄉射禮曰。
序則物當棟。室則物當楹。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觀
禮記。九侯于東廟。王即席乃設之。東廟。東夾相朝待事之處。喪服傳曰。子
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父。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書有西序東
序。東西廟謂之序。西夾。西廟夾室。西房。東房。西房。西夾坐。東房。東廟夾
室。賓階阼階。左塾右塾。東室。西室。東西廟之前堂。東垂。西垂。東西之階上。
側階。側階。北階。畢門。器寢門。名畢門。晉語曰。天子之室。斷其楹而磐之。加
密石焉。諸侯磐之。大夫琢之。士首之。禮記檀弓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
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寢門之外。王制。寢不踰廟。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
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正室。適子也。諸父守貴
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曰。世子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內則。由
士以上皆異宮。大夫七十而有閤。天子之閤。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閤三。士於牀一。又曰。妻將生子。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
寢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

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又曰。異於孺子室於宮中。又曰。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楹。又曰。世子生。則君阼階。若之。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見妻子於側室。凡子生皆執側室。又曰。妻子生三月。見於內寢。內寢適去寢也。公庶子就側室。庶人無側室。王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又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雜記。路寢成則考之。又曰。婦見舅姑皆立于堂下。見諸父各就其寢。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通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毛云。西南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燕燕寢也。天子之寢者。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尺。是室一南戶。廟闔宮曰。松楸有馬。路寢孔碩。詩大也。殷武曰。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挺。楸極有閑。寢成孔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公羊曰。路寢何。正寢也。何休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小寢非。

正寢也。范氏曰。小一內寢。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寢也。僖二十年。兩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若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安。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宇。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閤。小閤謂之閤。門側之堂謂之塾。宮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為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為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為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廣崇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字高也。今士禮有房。比云無房堂也。其猶天子斷之。大夫達棊。士首本庶人到加。鬻。鬻之也。審石砥之也。棊。菱也。天子賁膚。